

阅读的女人危险

阅读的女人 危险

【德国】斯特凡·博尔曼◎著
周全◎译

【德国】斯特凡·博尔曼◎著 周全◎译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【作者简介】

斯特凡·博尔曼 | Stefan Bollman

出生于1958年，德国文学、戏剧、历史及哲学专业，以托马斯·曼为论文主题获得博士学位。除《阅读的女人危险》，博尔曼还编著有《写作的女人危险》、《阅读让我们如此快乐》、《活在情书里的女人》等畅销图文书。她目前定居在慕尼黑，从事教职与写作。

【译者简介】

周全，1955年出生于台北市，台大历史系毕业、德国哥丁根（Göttingen）大学西洋史硕士及博士候选人，通六国语言。译者旅居欧美二十年，先后担任德国高中及大学教师、俄罗斯高科技公司总经理、美国及巴哈马高科技公司行销总经理，现为自由职业者，从事撰著及历史书籍翻译，并为《左岸电子报》撰写专栏。译作有《白玫瑰 一九四三》、《德艺百年特展》（台北故宫）、《一个德国人的故事：哈夫纳1914-1933回忆录》、《破解希特勒》、《趣味横生的时光》、《金钱的历史》、《从俾斯麦到希特勒》等，曾参与Discovery频道《科学新疆界：俄国里海水怪》节目制作。

阅读的女人危险

【德国】斯特凡·博尔曼◎著

周全◎译



中国海洋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CTP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阅读的女人危险 / (德) 博尔曼 (Bollmann, S.) 著; 周全译. 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0.4

(图文馆)

ISBN 978-7-5117-0223-4

I. ①阅… II. ①博… ②周… III. ①绘画—鉴赏—外国 IV. ①J20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34896号

Frauen, die lesen, sind gefährlich

Text: Stefan Bollmann

Vorwort: Elke Heidenreich

© Elisabeth Sandmann Verlag GmbH, München

阅读的女人危险

[德国] 斯特凡·博尔曼◎著 周全◎译

出版人: 和 龔

责任编辑: 张维军

责任印制: 尹 珺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 (邮编: 100032)

电 话: (010) 66509360 (总编室) (010) 66509112 (编辑部)

(010) 66509364 (发行部) (010) 66509618 (读者服务部)

(010) 66161011 (团购部) (010) 66130345 (网络销售)

网 址: www.cctpbook.com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80毫米×250毫米 10印张

版 次: 2010年3月29日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4月23日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
Stefan Bollmann

Frauen, die lesen, sind gefährlich

Mit einem Vorwort von
Elke Heidenreich




ELISABETH
SANDMANN











歌

序：一群小苍蝇！
阅读的女人危险

埃尔克·海邓艾希
斯特凡·博尔曼



1. 文字以此为家

天赋异禀的女读者 38

2. 知心的时刻

陷入沉迷的女读者 48

3. 生活乐趣之所在

自视甚高的女读者 58

4. 令人陶醉的时刻

多愁善感的女读者 70

5. 对自我的追寻

全神贯注的女读者 82

6. 小小庇护所

寂寞难耐的女读者 106



埃尔克·海邓艾希
论妇女阅读过度之危险



照片提供: Isolde Ohlbaum

埃尔克·海邓艾希 (Elke Heidenreich, 1943—)

德国女作家、专栏作家、卡巴莱 (Cabaret) 演员、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及记者。海邓艾希曾先后就读于慕尼黑、汉堡及柏林大学，获得德国文学、新闻学、戏剧学与宗教学的学位。她从二〇〇三年四月开始，在德国第二电视台 (ZDF) 主持“读书！” (Lesen!) 节目。图文书《黑猫尼诺》曾被翻译成中文出版。

一群小苍蝇！

“女性历史上是被动的读者，就仿佛一群小苍蝇飞进了由文字织成的蛛网里面，她们曾经只是观众而已。”杜布拉芙卡·乌格雷希奇^[1]在她《谢谢不读书的人》一书当中写下了这句话。

只是“曾经”而已吗？我们依旧如此！我们仍不断飞入由故事编织而成的蛛网，精神振奋、理智清醒、对文字中的热情满怀渴望。在我们身边却是一群枯燥乏味的男性，以致我们必须逼迫他们，开口向他们说道：“现在你也该读读书了吧！”唯有当别人向我们写出文情并茂的情书时，我们才会坠入情网；爱情就活在字里行间，它是可以写出来的——写出来的伟大爱情。无论是爱情与恐惧，还是生老病死，文字的密网当中都找到我们所需的任何事物，而且我们心甘情愿让自己被网罗进去。

在异端宗教审判时代的柴火堆中，主要就是妇女和书籍被烧死、被焚毁。相形之下，成为牺牲者的男性只占了极少的比例。反之，能读会写、拥有若干知识的女性，以及记载这些知识的书籍却非常危险，必须加以铲除！男性往往瞧不起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文字——政治人物、独裁者、统治者、警察与官吏皆不例外。女性则或许只能偶尔像抓起一把葱花或拎起一条鱼那般，在报纸的某页发表一些诗文。但这些现象其实都不打紧，杜布拉芙卡·乌格雷希奇即曾问道：“如果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拿来作比较，它

们又算得上什么呢？”

有谁晓得秦始皇究竟是何许人也？不过，一个读书的女人有办法查出任何信息，她很快就可以晓得：“秦始皇生于公元前二五九年，卒于公元前二一〇年，以武力首度统一了中国。”接着，焚书坑儒的措施立即跃然于她的眼前（女性也被烧了吗？）。其中的原因正在于：足以令各个大一统国家觉得难以忍受的人物，就是爱读书的国民。读书的人会东想西想，东想西想的人会有自己的意见，有自己意见的人会偏离路线，偏离路线的人便是寇仇。整件事情解释起来竟然如此轻而易举。

现在您已经看出来为何书籍受到痛恨和畏惧了吗？因为它们呈现出生命的完整面貌及其脸上的坑坑洞洞。然而市井小民想要的东西却是用蜡制成的脸孔，上面没有毛孔、没有毛发、没有表情。

以上文字摘自雷·布雷德伯利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科幻小说《华氏四五—》——它后来被法国导演弗朗索瓦·特吕弗拍成了电影。那部小说描绘出来的世界之中，消防队不再灭火，反倒四处纵火，所进行的工作就是焚书。凡拥有或阅读书籍之人即为头号国家公敌，往往无须多加洞烛（！）便跟着书籍一同被烧毁。消防队长毕缙曾向属下一位暗地里钟情于阅读，名叫蒙泰戈的消防员宣



示：“隔壁家中的书籍就像是一把子弹已经上膛的枪支。赶快把它毁了！必须把子弹退膛，破除人们精神上的武装。”

这禁不住教人联想起奥西普·曼德尔施塔姆^[2]的遭遇：他们可以把那个人毁了、把他的诗作烧掉，可是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早已把一切都背诵得滚瓜烂熟，于是将其作品重新记载下来加以保存——流传给我们。对于本身不从事写作、纯为读者的女性而言，这就是女人在文学上所扮演的角色：她们把宝物藏妥，以便将之为我们保存下来，只不过其间不时会出现爱情方面的困扰。一谈起爱情，我只得一边叹息一边承认，它强有力的程度总是凌驾于文学之上。毕竟文学作品里面的爱情比起实际生活当中的爱情可要美丽多了。至少文学作品里面的爱情可以不时为我们提供幻想空间。

《第四十一个》是一个叫拉夫列尼约夫的俄国人所撰写的小说。它初版于一九二四年，称得上是早期苏维埃文学之代表作。书中的女主角玛柳特卡为红军女战士和狙击手。当她出没于土耳其斯坦的时候，遇见了一名白卫军军官。此人本来应当成为她的第四十一号牺牲品，可是她未能命中目标，反而只是把他俘虏过来，并且爱上了他。最后，玛柳特卡的阶级意识当然取得了胜利（我们又面对一个大一统国家！），白卫军军官还是被她一枪打死。只不过处决

之前发生了一段令人诧异的插曲：军官想要吸烟，可是他的卷烟纸已经告罄。刚好玛柳特卡身边有一本写满自撰诗作的小笔记簿。这原本是她珍惜不已的宝物，

此际她却把笔记簿的纸张一页接着一页撕了下来。白卫军军官把烟草卷进去以后，整部诗篇化为缕缕轻烟，直到最后一行诗也燃尽为止。

如果对换角色的话，这种事件还会有任何发生的可能性吗？当然不会。上述的故事涵盖了两个层面：女性看待自己创造力的方式，以及男性看待女性创造力的方式。倘若那是军官自己的诗篇，他即使在死亡以后恐怕还会把诗集牢牢抱在胸前，而玛柳特卡只得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难题了……

可惜我们就是这副模样：我们乐于分享、乐于施舍，用我们所拥有的最珍贵事物去供养拙夫们。那些凡夫俗子虽然心知肚明，却为此而憎恨我们。男人畏惧读书的女人。我们只需要看看本书封底的画作，便不难明了男人讨厌女人读书的种种理由了。画中坐着一位意志坚强的女子。她阅读完毕以后，刚刚放下手中的书籍。不过其脑海中还萦绕着不久之前读到的字句和概念。她所读的书是三本黄颜色的法国古典文学名著——那是伏尔泰的作品吗？或许她读的是《老实人》，现在仍然反复思索咀嚼，应当如何看待一种得出结论如下的哲学：“我们只能

耕种自己的田园”？她还不打算那么委屈自己，假如有谁要求她采取此种做法的话，免不了会领教那把白色阳伞的厉害。至少从外观上看来，她冰雪聪明，有办法体会整句话中的冷嘲热讽。于是她心生一念：“难道我们可以如此轻易被操弄于股掌之间，只能耕种自己的田园吗？你们等着瞧吧！”她的脸上依然流露思考的神情，她的手部则已展现出坚定的意志，而她整体的姿态就是：蓄势待发。

男人向来最不喜欢看见女人具备的特质就是：她们有过强的能力来识破花招。难怪在十八世纪的时候，某些小说的封面仍然嵌上了针线，借以提醒女性自身的职责何在：并非读书，而是该把家务料理妥当。读书只不过是浪费时间与金钱而已，况且又有谁晓得阅读将导致何种后果——自己的想法、起来抗争、无边春梦，或许还有其它的等等。

“当女人学会阅读以后，世上就冒出了妇女问题”，玛丽·冯·埃布纳-埃申巴赫^[3]曾如此说道。那是因为读书的女人喜欢追问，而追问之后就会打破根深蒂固的成规旧章。可惜爱玛·包法利不幸的地方在于，她光是阅读一些矫饰浮夸的言情小说，以致在自己生命的痛苦空虚之处获得了错误示范。查理·包法利的母亲则针对爱玛的阅读狂，向她的儿子做出训诫：“她所沉迷的小说都是些反宗教的坏书，里面套用伏尔泰的习惯讲法，对神职人员做出冷嘲热讽！”我们在此得到了问题的关键：又是那位伏尔泰。假使爱玛曾经读过伏尔泰，那么

情况可望有所不同，然而她只读了愚蠢的爱情小说；当她到头来失去一切以后，便只能服毒自尽——采取了与书中女主角们相同的做法。阅读时如果不能稍微跟着动一下自己的脑筋，如果无法借着阅读来培养自己的品味，那么读书甚至可以像我们所看见的案例那般带来生命危险。

不过还是要当心，以免把读书的女人一概拿来与爱玛·包法利相提并论！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毕竟会依据审美观来保持距离，我们可不至于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视为至理名言。纵使难免三不五时乐意让自己活在小说的世界里面，但我们并不相信生活必须跟小说一模一样。奥地利女作家玛琳·史翠鲁葳曾经在某次访问的结尾，谈起了自己的阅读习惯，以及她如何受到小说误导之后不断做出致命的尝试，希望找到一位好得没有话说、特地为她天造地设出来的白马王子。最后她只能表示：“这种做法一点也不健康。”

自从有了爱玛·包法利以后，人们很喜欢把女性阅读的范围局限在稍具水准的消遣文学。但是我想引述德国幽默作家埃里希·凯斯特纳的极短篇《市场分析》，对此提出反驳。

一位男顾客向女菜贩问道：“你在那边读什么书，是恩斯特·云格尔的作品吗？”女菜贩回答男顾客：“不是，我在读戈特弗里德·贝恩的书。对我而言，云格尔的晶莹剔透文体略嫌做作。贝恩的表现主义作品